栗谷全書 三十一

語錄

号三十七

へ16
2426
31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二目錄

語錄下○以先生緒言之散見於諸家文字者蒐輯爲此編○金宇顒經筵講義多載先生奏語雖其所謂辭氣之頗傷快直建白之急於作爲等語顯有疵點之意然於此益可見先生致澤之志忠諫之誠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依程氏外書孔文仲章疏例採其數條附錄于末

2426
37-31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二

語錄下

十年前栗谷訪余因宿溪廬時當仲秋窓外蛩聲喞喞千百爲羣爭鳴而競吟無暫時停息及到曉鐘其聲益盛有自樂其樂而不知其勤苦者余歎曰微物尙能盡其職分至於此哉栗谷又歎曰知覺多者深於利害擇利而就安怠惰而日偸所以人不能盡性而天機自動不假修爲盡其天職乃出於微物也余喜其超詣之見未嘗忘（出牛溪文集下同）

叔獻謂先儒謂春秋獲麟是志一動氣且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則疾而心不寧是氣動志云是說似

爲得之也大抵動志動氣皆兼善惡爲得孟子所
言只是泛言凡例耳何謂做病說乎

叔獻平日語余曰汝式一以實體力行而所見則非
所長然喜於論事而不思見事之踈則可憂也

李景震問色慾之頻發難制何以抑絕此念乎栗谷
曰此也無別功夫只是心有存主讀書則專心窮
理應事則專心踐履無事則靜中涵養常使此心
無忘時則色念自不得發雖發亦必省覺省覺則
自退矣不然放心忘忽而欲與色念斯戰雖極費
力如土壓草愈壓愈生矣（出牛溪日記下同）

叔獻言趙兄大男歎僕夫難得善者士亭曰士人之
善者尙不可易得況僕隷乎人家得善奴者萬一
之幸也必求善奴則勞心無益當求善使之道不
當求善奴也使奴爲善主之奴可也豈必欲爲善
奴之主乎此言甚好有責己恕人之意

栗谷問先生曰 國喪卒哭前朔望參則非祭禮也
依常行之如何答曰依常具饌亦恐未安略具酒
果行參謁而已鄙見如此（出牛溪記行錄）

己巳七月二十八日夕講近思錄李珥因解經不同
無害而言曰凡議論國事亦然如昨日朝講所言
請對當爲不當爲之說皆如此只是欲致君堯舜
措世唐虞三代者正論也謂不可爲隆古之治者

邪說也 出柳眉巖希春日錄下同

甲戌正月二十一日引見於丕顯閤希春講辯言亂舊政歷擧商鞅張湯趙禹蔡京爲說李珥曰王安石以似是而非之說惑神宗變法亂天下此眞所謂辯言亂政若其他小人之言豈足爲辯言亂政者乎希春曰不然辯言亂政泛指不正之人逢迎君惡變亂成憲不必專指安石一般人

二月一日晝講因論歷代帝王李珥曰胡 致堂以太宗比於曹操此恐不然希春亦陳曹操陰賊險狠猜忌賢能決不能爲太宗任賢使能以成貞觀之治 上曰予以爲胡氏論不謬觀太宗殺兄殺弟滅其子孫納弟婦而亂天倫輒痛憤掩卷不忍觀也臣等曰太宗人倫之惡誠如 上敎歐陽脩贊太宗曰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功德兼隆未之有也朱子曰此二事皆功非德也只是歐公一輩人不知本領故有此言蓋太宗才有餘而德不足有功而無德者也臣又曰漢文帝金世宗最賢 上曰三代以下無如文帝臣對曰金世宗仁靜節儉好賢納諫豈下於文帝乎李珥曰金世宗雖賢常誡子弟不改女眞舊風此其志不遠大者也又曰 殿下旣以太宗爲不足取則雖漢文帝亦不足法只當以三代聖王

爲法耳講畢李珥進言曰請先行救民革弊之政而後行鄉約　上曰予初以爲難當詢于大臣珥曰欲救生民倒懸之弊不可不更張舊法蓋法久則弊生古今之通患況貢案成於廢朝　弘治辛酉荒亂虐取之君所爲誠不可不改也　殿下膠守舊規不欲更張誠無善治之望　上曰人不能自知爾觀我可爲善治否珥對曰　殿下英明豈不能有爲希春趨進曰　上清明堅正眞大有爲之資但性執有未通暢處耳

金希元問道心惟微朱子曰微妙而難見栗谷云惟理無聲臭可言微而難見故曰微譬如此遠山本微而難見目暗人見之則微者愈微明者見之則微者著（出龜峯簡帖下同）

希元又問二者雜於方寸之中愚意或有因形氣而發之時或有因性命而發之時二者所發皆出於方寸之中故謂之雜栗谷云人心道心皆指用而言之若如前說犯未發之境二者所發皆在於一事有發於人心而爲道心者有發於道心而爲人心者

喪中墓祭礪城及叔獻以一獻爲得宜咸積城金而精云從俗三獻於情似慊（墓祭似指新喪○出鄭松江澈日記下同）

積城來訪曰朔望參禮遭喪時與叔獻議定出主先

參神斟酒再拜辭神再拜以異於祠堂參禮叔獻
曰吾親在堂安用不先參禮而先降神乎
積城書尊姊來省几筵自當於晨昏哭拜若祥祭時
主婦不在只以一位陪祭恐未安叔獻之言亦然
練後深衣帶叔獻以爲亦當畧有降殺不可仍存舊
件
積城歷話且言李正郎叔獻會葬宋祀連似有未穩
之意嘗問叔獻宋家題主人誰耶良久乃曰喪人
輩草土號泣之中屬望甚懇余甚以爲難而不得
已題之云
李正郎叔獻歷訪曰收放心莫如小學一書若心經
等書切己則有之不如小學之該備焉讀書雖貴
成誦然若著意於記誦則不久生厭且無意味莫
如玩索潛究之爲愈也且言宋君所謂几筵無參
之說似得其正且練後既云功衰則似不當更用
斬制絞帶用布之說亦未爲不可脯醢三品云者
脯醢中三品也非謂脯三品醢三品並六品也曰
言子強將被論之事深以爲駭然曰架漏度日如
此安能久乎若大臣得人則或可無禍敗也
練後上食哭宋雲長兄弟以爲若無上食則已矣若
既從俗上食則恐亦當有哭也成李二友皆以爲
然

清牧叔獻來自坡平問近來事對以實事白光愕然良久而去江南禮事若妾子存則可以行之云

叔獻再過遺白粒三斗城主難於自致欲叔獻傳之却之只留西苽叔獻後有書曰郡守所遺一切勿受無乃太過乎

辰日祭議論不同如蘇齋頤菴皆以爲不可後來議及李叔獻以爲朔望遍奠此亦何傷云云故遍奠諸位令承浩原之說有曰若不能從禮無寧取中原別祭之制可乎

未祫前朔望遍奠李叔獻云云若以未祫爲未安則不如皆廢若始擧朔祭於祔後則雖曰未祫遍奠似無妨別祭於他所未穩

許篈論罪栗谷上劄曰其志將欲何爲其後李潑以遺漏於義謙之黨添入李珥成渾以 啓平日栗谷謂龜峯曰今吾被罪則彼輩欲爲功臣龜峯曰何以知之栗谷曰其形迹已著蓋必以李浚慶爲原頭而凡其議論之言機軸甚顯不可誣也出松江遺事

鄭松江曰九容理也非氣也栗谷曰九容非理也發動乃氣也論辨良久未決按栗谷松江之說各有所主活看可也小學○出門人金沙溪長生經書辨疑下同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栗谷曰習與性成謂積習成功

則若出於天性也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天性謂當初稟受氣質之性非謂本然之性也宋龜峯曰習與性成之性乃本然之性也朱子論橫渠知禮成性之性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栗谷答曰當尋文字來處伊川此語實本於伊尹所謂玆乃不義習與性成之文此亦可謂本然之性乎

涵養成甚生氣質集說涵養旣成則生出好氣質也近思錄葉氏註甚生猶言非常也栗谷以葉說爲是

栗谷曰所謂志有定向者是非明白向善而背惡也靜謂心不妄動者是非旣定不爲他歧所動心常寧靜也安謂所處而安者正我權度有以應事隨時隨處無不泰然也慮謂處事精詳者事物到來更須硏幾審處也得謂得其所止者行之而得止於至善也 大學

嘗問于栗谷先生曰物格云者是物理到極處耶吾之知到極處耶答曰物理到極處也若吾之知到極處則是知至非物格也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謂之知至非二事也又問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到極處乎曰此問固然譬如暗室中冊在架上衣在

桁上箱在壁下緣黑暗不能見物不可謂之冊衣箱在某處也及人取燈以照見則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分明然後乃可謂之冊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非待格物始到極處也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又曰格物之格窮底意多物格之格至底意多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此解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故用其本節中文字曰修身曰齊家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此解物格而后知止一節故用其本節中文字曰物格知至曰意誠也栗谷曰此通結上下二節不必分條釋之龜峯意亦然

傳五章小註玉溪盧氏曰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先生駁之曰在禽獸糞壤之理則表亦粗裏亦粗凡物不可以表裏精粗分體用二之也

問于栗谷先生曰誠意正心何別答曰誠意是眞爲善而實去惡之謂也正心是心無偏係期待留滯且不起浮念之謂也正心最難如司馬溫公誠意而每爲念慮所攪擾是不得正心也雖然若眞誠意則去正心不遠所謂眞誠意者格物致知理明心開而誠其意之謂以此言之溫公致知不精不

能到得眞誠意境界也曾見花潭行錄門人問先生地位如何花潭曰到得誠意未知花潭到眞誠意境界也其自言曰知到十分盡處此必不能眞知也若是眞知則道理無窮豈可以知到十分自處乎未能眞知則恐難得到眞誠意也

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愚按欲動情勝則其行之失其正也必矣註中或字未詳栗谷先生亦曰或字果可疑

心不在焉註必察乎此退溪曰此字指不在之病處栗谷云此字指心而言之

如保赤子小註諸說中栗谷以新安陳氏爲是

所藏乎身不恕先生曰恕字實指忠字是恕之藏乎身者借恕字而言忠

此謂治國小註仁山金氏說栗谷曰仁山推化之說亦似矣但朱子論此章曰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如是則十章乃說推矣九章只是躬行化下之說

必當因其所同栗谷曰所同者心也卽矩也

有財此有用柳眉巖希春云用器用也栗谷曰不是

或問盤銘聖敬日躋註云聖人能敬其德日愈升於高明也栗谷曰此聖字非指聖人而言也聖猶通明也聖敬之德日躋於高明也

其爲仁之本註曷嘗有孝悌來栗谷曰來語辭如莊子有以語我來論語

亡之命矣夫亡乃死亡之亡蓋此人不應有此疾一段是解命矣夫之文非解亡之兩字也栗谷先生亦以存亡之亡看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栗谷以喪三年爲言今考直解曰三年之愛指懷抱言與鄙見相符未知是否

孟子

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栗谷以觳觫若句絕

校數歲之中栗谷釋校數其歲之中謂不豐不凶之

中年也愚意以爲通計其數年之間所收多寡之數而定爲常式也

知皆擴而充之退溪解云知而擴充按知字當釋於充之下栗谷云退溪解恐非此乃只知之而已時未擴充也惟知之則如火始然如泉始達至其下苟能充之然後始是擴充時也苟如退溪說則是既已充之矣不但如火始然泉始達也

七篇中公明儀凡四見一曰文王我師也二曰三月無君則弔三曰庖有肥肉四曰宜若無罪栗谷曰公明儀古之賢人非與孟子同時所謂宜若無罪疑亦古公明儀之言孟子引之也不然則公明儀

有二人而一人與孟子同時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栗谷曰遠疑速字之誤愚按栗谷之意以爲舜禹之間相去則久禹益之間相去則速也意甚平順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栗谷曰求其放心乃學者功夫之極處也

讀法註西山眞氏曰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按本註以無聲無臭爲形容篤恭之妙今曰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似失註意栗谷亦嘗疑之

中庸首章小註雲峯胡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字統體一太極率性之謂道此道字各具一太極愚按一陰一陽之道卽率性之道兩道字一也胡氏分而二之非是栗谷先生亦以鄙見爲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對却繼善成性而有先後之分矣統體之太極則不可與各具者分先後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問費則氣也隱是理也愚答曰不然古亦有如公之說者小註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朱子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聞見所及故曰隱朱子說十分分明而向者許公曄亦主費者氣之說退溪栗

谷反覆論辨終不改云

撮韻會兩指撮也栗谷釋一手所掬

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栗谷解曰字釋於不已下愚意欲釋文也下栗谷以旣純而又不已之意釋之愚意亦字指文王天旣不已而文王亦不已也

舜典乃言底可績註致之於行信可有功栗谷釋乃言將至於可績與蔡註不同然於本經文理甚順恐爲得也（書傳）

定之以中正仁義栗谷曰中正仁義自有動靜云然此泛論中正仁義與圖註不同（出沙溪近思釋疑下同）

與天地合其德問四其字指聖人而言乎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言乎栗谷答曰聖人與天地合爲順天地與聖人合文意不順

除非栗谷曰除是非之謂也龜峯云朱子詩除是人間別有天亦此意也

蔡節齋以易有太極與無極而太極比而同之似未穩栗谷亦嘗非之

尋向上去栗谷曰向上猶言那處也

栗谷亦謂喪中朝夕祭夏月則淸酒味變用燒酒甚好云（出沙溪疑禮問解下同）

栗谷曰祭禰恐豐于昵

忌日竝祭考妣我朝先賢嘗行之栗谷亦曰祭兩位於心爲安

物格之說惟栗谷所論通透灑落蓋曰物格者物理盡明而無有餘蘊是物理至於極處也是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盡明而無餘然後吾之知亦隨而至於極處也是主知而言也此乃一本於朱子說也曰何以知本於朱子說也曰補亡章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此以物而言也又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以知而言也或問曰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出沙溪語錄下同

栗谷常曰余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矣

無極而太極惟栗谷之釋最爲分明其意蓋曰雖無其極而實有大槩之極云爾

栗谷曰情是不知不覺自發出來不敎由自家惟平日涵養之功至則其發出者自無邪枉矣意則是情之發出因緣計較者志則是指一處一直趨向者意陰而志陽也然則性情統於心而志意又統於情者也

栗谷曰點掇本註猶言拈掇拈綴拈掇以手指取物而排置之意也沾綴以水滴瀝於地面之意也如明道言雄雉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絜其下即曰思之切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下即曰歸于正也此以己意間間下語於本文之中之意也

栗谷曰許魯齋之仕元人多訾之然此乃失身非失節也蓋魯齋雖不當仕元本爲生長於北方非如宋室遺民之類故耳

問藷色與乙巳事晦退均有其過而先生獨咎晦齋何也栗谷良久答曰凡觀人之道當分成德後與未成德前退溪之失在於年少時晦齋則既老而有此失所以不能無別也

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先生門下清風爲請其祖金大成碑文先生不答清風憮然而退私於余曰欲請不許之由於先生而嚴不敢焉君須待間請問也余如其說則先生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以是言於清風後竟不敢復請云

嘗問先生於事爲無所不通將帥之任亦可當否栗谷曰若自任將兵之事則吾亦未敢自信亦可爲將帥之師矣

問先生擔當國事如到極難處則將如何栗谷曰繼之以死而已學問亦然成不成姑置不論當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可也

問先生在楓岳時未嘗變形乎栗谷笑曰既已入山

下隨氣乘

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須問也

語類曰七情氣之發四端理之發退溪之一生所主在此故有理發氣隨之說栗谷以爲四端固亦隨氣而發然不爲氣所揜而直遂者故謂之理之發七情固亦理乘之然或不免爲氣所揜故謂之氣之發似當活看也然七情中亦有主理而言者舜之喜文王之怒非理而何四端中亦有主氣而言者朱子所謂四端之不中節者是也

博文約禮二者於聖門之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栗谷每誦此而敎之

栗谷先生嘗論格致之義曰程朱皆說格至也據此論之格物云者人窮物之理而使之至於盡處也物格云者物之理已至於盡處更無可窮之餘地也此說通透灑落十分明白而後之紛紛之說甚多至有物理來至吾心之說殊不可曉

五行一陰陽註精粗本末無彼此沙溪曰熊氏註云太極爲精陰陽爲粗太極爲本陰陽爲末此註恐誤栗谷嘗曰精粗本末以氣言也一理通於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也後來讀朱子書有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云云栗谷之說實出於此熊說不可從也 出門人鄭守夢曄近思釋疑下同

與天地合其德止合其吉凶栗谷曰四其字指天地

當下恐脫作字

日月四時鬼神而言也鬼神合其吉凶者聖人知事之吉凶如鬼神之明也

合理與氣而成氣質栗谷曰合理與氣此言未穩言氣則理在其中

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退溪答栗谷曰此段文義果似未瑩然其大義只如葉註之說註中不知二字貼所無字乃論語日知其所無之意也改得少不善謂有少不善輒改之也非欠一多字栗谷釋求字在善字下與退溪釋不同

不害心疾退溪曰不爲心疾所害也栗谷曰害恐當患字看

習與性成之性葉註以爲本然新安陳氏則引書兹乃不義習與性成以爲氣質以何爲正栗谷曰陳說長

先生謂李戊春曰爾文理尙未達姑舍輯要而讀通鑑可也對曰小生年將三十少無所就自今讀性理之書惟恐不及何暇讀他書乎曰有是哉爾之言也爲學之道必先達文理然後吾之所知日長所見日明故用功易而其得必矣若不達文義先爲求道則心地茅塞識見茫昧雖欲求道末由也已況學問之道乃吾人終身事業其何汲汲之有哉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

聖賢之訓昭在經傳爾其未之學乎出直月記下同

諸生侍坐先生曰諸生羣居終日無所用心不如靜坐山堂以養其心也因而戒之曰比見諸生一向優游不勤所業是何故也余之訓諸生諸生之學於余其意豈如此耶念之念之毋爲少怠

李有慶問曰草木金石亦有五行之氣乎先生曰有鑽之而生火者非木歟以水而發生者非木歟觸之而生火者石也濕潤而生水者石也金亦有氣故照日而火生焉照月而水生焉此其大槩也然未可一一而言之也

先生謂李成春曰汝近者中酒唱歌云然耶曰非敢歌也因於酒而亦於言故傍觀者不知而謂之歌也曰既曰歌亦言則謂之歌者不亦是乎且爾過矣余聞前日爾之叔父命唱歌而爾不歌焉余亦命歌而爾又不歌然則酒之威反重於長者之命乎仍問曰聞鄭鰲山曰若不善歌雖有父母之命不敢歌然乎對曰鰲山曰父母若殷勤命之則猶或歌也不然則不敢也曰異哉鰲山之言古人行年七十舞斑衣作兒戲者豈有他哉誠以悅親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和氣雖有不義之命黽勉順從至於服勞亦不敢怨焉況歌者義本無害而身無所勞雖不待出言先

意承順以悅其親可也豈計其歌之善不善哉嗚呼父母旣沒雖欲悅孰爲悅有父母而不悅其心則可謂人子乎夜諸生皆拜退先生曰居吾有說焉諸生羣居精舍或讀書思索或靜坐存心其能有異於前日者哉金義貞對曰雖無勇往之功豈無少異於前日乎許克誠曰小生近來浮念尤重讀書而書不在心就寢而寢不安席曰何爲而然耶曰非有他故雙親在堂窮困莫甚言念至此不覺其然曰念之而若得善處之術則可矣不然則徒勞精神而反有害於用功其何益之有哉吳潔對曰若在齋在家則有師友父兄存焉故心常敬

畏未嘗有放若出外處則或戲或笑自致解弛有時惕然念之則寒粟遍體不能自已也曰是何言歟爲學之道不論在內在外皆當勉勉著功也李有慶對曰小子頃日歸寧父母之心以爲小子久侍先生將有大得望之若成人念此父母之心則心常警懼多有愧怍也曰善哉爾心是心足以學矣願無忘是心也吳潔問曰假令山路日暮徒步而行纍得轆脚不能運步思欲投宿巖底而又多虎豹彷徨悶鬱之際適有所知賊人驅馬過去憐其危死懇請騎去則當何以處之先生曰人之死生都在彼天我若定死雖騎彼馬焉知其不死也

其下恐脫不字

我若無死雖經露宿焉知其生也而況不騎者義也騎之者利也不計其義徒欲取利則可謂君子乎有慶因避席曰小生之意以爲彼雖爲賊旣與我相知又無他意則我姑解衣與之而騎去此意何如曰如此者必臨時權其輕重不可預定也然君子平日立心必當以義爲利然後其處天下之事庶無所失矣

許克誠問兄弟同居人倫之厚也今有兄弟三人一兄之志與我同一兄之志與我不同只與同志之兄同居亦可乎曰如此可矣然於不同志之兄必期於感悟而終與同居大可也

又問今有士焉前貧賤而薄葬其父母後富貴而改葬如何若不欲改之則棺槨已腐白骨將暴人子終天之痛何可量也貧賤之薄葬勢不得已富而不改則可謂人子之情乎曰孟子之後喪逾於前喪而且不改前喪之薄如有可改之禮則以孟子之賢而豈其情不足而不改也哉誠無改之之禮也聖賢之事昭在經傳小子其未之見乎但有一事於此補其墳土茂其莎草致其誠敬謹其祭祀則吾之情畢矣强欲改葬則是惑也非禮也

李有慶問曰今有人焉久遊同門相與許交一日以過而見黜於同類則我見其人當如舊乎抑泛然

不與之更交乎曰苟見其人大段無狀之事則雖有前分難與更交不然則不可以一時之過而便絕同門之友須當從容切責使入無過之地是乃朋友之道也

李有慶問管仲召忽死生得失先生曰管仲之生權也召忽之死直也故皆是然立嫡之分乃萬世不易之常法也則管仲之事不亦稍優於召忽之死乎後之人臣若值如此之變則不從管仲召忽而先見大義而處之者爲是

李有慶問陽貨非大夫以大夫自處者也然則其歸豚僭也而聖人之往拜其門何耶先生曰陽貨雖非大夫當時之政一歸於貨則其爲任乃大夫之任也故夫子亦不得不以大夫待之也

又問陽貨弗擾同是叛者而夫子於陽貨則絕之於弗擾則欲往者何也如曰天下無不可變之人云則豈獨陽貨爲不可變者哉且使弗擾終能用夫子則夫子其果往從而興周道乎曰陽貨之全無善意夫子已知之故不欲見至於弗擾則其以費叛也不名叛人逆黨而名孔子其意將欲遷善悔過則以夫子天地生物之心豈不爲之欲往也哉然必知其不改故亦終不往焉其與待陽貨者何異哉且弗擾雖用夫子夫子豈可與此人而興至

治乎不過使之遷善改過臣順於季氏耳然聖人抑別有措置之事有不可知者矣

又問行路之際若遇忠孝旌門當下馬而過乎曰若祖先之門則猶可下也不然則只當俯式而已余亦式而不下也

又問小子前日上京時遇庶人爲老職堂上者三人偶語路中欲騎而過則於心不安故下之而過此意何如曰既有其年又有其職不可不下也爾之下也善矣

李聖民問先生長者自外而來則爲弟子者當序立庭中迎入而拜謁禮乎當避于他處俟先生既入堂上然後拜謁耶先生曰其禮則未可知也以事觀之則迎入而拜謁可矣

先生謂李成春曰近聞爾聞人責善多有不肯之色云是何義也人有責我者則必反而自省若我實有可責之行則彼責雖過我當內訟不憚改過何可以責我者爲非哉成春起而避席曰敢不承教

戊午謁陶山時退溪先生問先君子以主一無適酬酢萬變之義又曰朱子以割股爲過中當親之病劇人子以迫切之心無所不用其極或割股而得瘳親病則所謂至誠感天者也此乃人子向親至善之心也雖謂之中可也但其割之之際有一毫

私意則此是不及者也朱子不爲分析言之而但曰過中者何也先君子對曰此雖人子愛親之至誠而或有感天之時揆之事理實非天下之常道也況其割之之際其人心術外人何可察也若果爲至善之中則以曾子之孝豈有不割者乎無已則有一焉一時神醫如華陀者出而言曰此病必須取他人血而補之然後得瘳云其子卽割己肉出血以補親血而得瘳則恐是得中也退溪先生擊節歎賞(出子昰臨年譜草稾)

與牛溪先生論難理氣往復九度牛溪多從先生之說故牛溪祭先生文有欲事爲師之語然先生謂人曰吾於義理上曉解處優於牛溪牛溪多從吾說而吾性弛緩雖知之而不能實踐牛溪則旣知之便能一一踐履實有諸己此吾所以不及也(出事實記)

余嘗在牛溪精舍先生曰小人閒居章如見其肺肝之語栗谷公敎之子云何余對曰指人之視己者而言之也先生曰叔獻平生識見超邁有出人底意思每於文字上做出別論大失前聖立言之本指旣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指小人之身而人之視小人者不但視其外面作僞而已亦看得在內之肺肝也其旨如此更無他蘊時李先生以

大諫辭歸花石亭將捲還石潭來見先生而辭焉
先生以前語語之李先生曰尊見所論大不襯合
蓋陰爲不善者雖欲掩其不善而人之視我之不
善實若人之自視肺肝則何益之有哉大意如斯
文順理直俗學之誤見者循途不返惜哉高明亦
不免固滯之病也反覆相爭終未歸宿最後先生
謂李先生曰吾兒自恃高明謂人不若然終不無
覺悟之日矣李先生曰多言無益姑守各見以俟
可也 出門人尹耆獻長貧子胡撰

漢陰李相國釋褐拜栗谷先生論文章栗谷曰心通
於道然後可以自然成章心有所不通則文氣未
暢蓋學道必先於學文也 出崔滄浪滄寓言

中濆築室居于富平縣餘金山求詩諸名士詩人尹
紀理之詩曰荊門日暖桃花淨無數晴蜂上下飛
午睡初醒童子語折來山蕨滿筐肥諸人閣筆栗
谷見之歎曰此豈摹寫所得者所謂出於天然者
歟 出郭西浦說日錄

栗谷昔在石潭一日往候焉謂赫曰舊時玉堂文僚
中辛君望坐不讀書其才日退主公一味嗜學其
才倍文不可當也及與詞人白光勳評騭　國朝
以來詩家曰黃某公詩發於經術濟以自得義理
之文也當與佔畢齋並驅湖陰陽谷不是及也 出黃

赫所撰黃芝川廷彧行狀

上延訪大臣朴淳以爲吏曹用年少之人不可大司憲具鳳齡以爲今日儒生不事讀書高談大言云云時栗谷入侍進曰吏曹只擇人才年雖少有可用之才則用之未爲不可且士習不正則　朝廷當擇置賢師以明教化使歸中正出禹東溪伏龍雜錄下同

栗谷曰我國不通庶孽故頃有如金訓導李訓導者至於未施而死良可惜也

先生嘗言於　上曰自古儒者雖與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難行故俗吏詆儒學儒學亦詆俗吏均之兩言皆非也爲治當法三代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曰一蹴便到令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漸圖至治耳出安牛山邦俊雜錄下同

河西清水芙蓉光風霽月也出處之正無與公比者栗谷豈欺我哉

牛溪先生曰栗谷在時常有言曰凡人三十四十之前雖作優倡侏儒之戲無所妨蓋深惡其知友晩節之不謹也其時吾亦以爲憤世過激之言今而後益知栗老之言不是過激而實吾黨知友之所當鑒戒者也出牛山言行錄

尹月汀從容語及河西先生起而言曰叔獻生時每

稱河西出處之正海東無與倫比出吳希吉所記金河西麟厚行蹟

栗谷先生論花潭則曰微有認氣爲理之病至於大學小註陳北溪說一款駁之曰理氣元不相離非有合也又聞嘗論太極圖說妙合而凝不如朱子渾融無間之說也後世必有知其解者出鄭弘溟畸菴雜錄

訪李叔獻叔獻先及時事爲之嗟咤次論理氣一本心統性情明德是本心良知非天理及困知記不可輕等說極似穩洽出許篈朝天錄

癸酉九月二十一日李珥以直提學被 召入侍進啓曰小臣疾病久退今日伏聞 玉音殊不通利不知何故而然也竊聞 殿下不樂聞戒色之語未曉 聖意所在想必 殿下聖資自是淸明寡慾不待人言故聞人此等語便以爲不曉而妄言故爾然無則加勉不宜厭聞也 上曰汝曾上疏亦言如此然此却不然人之語音自不同予語聲自是然爾何疑之有珥曰 殿下初年臣嘗忝侍這時 玉音琅然未嘗如此也故臣敢疑之珥凡啓辭時辭氣頗傷快直是時 玉色頗以爲忤出金宇顒經筵講義下同

一日珥因論整齊嚴肅之義極陳政事閒得失之事而曰敬以直內又須義以方外宇顒曰眞能敬以

直內則義以方外在其中矣珥又言己卯事云諸
人不知有根本事只從事於文具末節所以敗也
珥急於作爲凡建白多就事爲上敷奏宇顒謂珥曰
譬於人豈不知飮食軀命所關却是脾胃傷弱不
能下咽今却不向脾胃上下藥扶持元氣使有思
食之念而只要將飯將肉強勸他無亦未通乎珥
曰固當下藥先治脾胃然若全不知飮食軀命所
關則亦不肯服藥治病矣

十月二十六日朝講入侍進講自惟尹躬先見止史
氏之言忠信有終之說李珥　啓曰古者君臣之
間以忠信相與情志交孚故能有終守愼曰珥言
別是一義經言忠信之義却不然宇顒曰忠信者
誠也所存只是一箇誠實之心故事事有終其要
自不愧屋漏始若珥言君臣相與之忠信亦自此
中流出無二道也又曰太甲恃伊尹而縱欲故伊
尹言此所以汲汲於正太甲之身也珥曰太甲恃
尹縱欲固不好然能知伊尹之可恃亦有知人之
明由其明故終能改過爾顧誠一請李滉賜諡珥
曰自鄭夢周倡學之後入我　朝如金宏弼趙光
祖道學之人也亦不知其用功之詳其他雖有所
謂學問者而率皆不成模樣若滉者聽其言論風
旨眞知古人之學者誠未有其比但其人資稟精

神似不逮於古人　殿下想必以此小之然學問之功至以變化其氣質潛心古人之學終始如一積累功夫所造日深恐不可少也宇顒言及軍額不足之弊珥曰減額紓民則民有安業滋息之理民漸復業然後漸復舊額可也（是時籍軍使者之徒承望風旨務以刻急爲辦事多所虛張州縣騷然故及之）珥等因言國家於私賤立法獨偏旣從母又從父其弊至於良民盡入私家而軍丁日少　上曰此法誠爲未便似當變通守愼乞因災異策免　上曰卿何出此言今日羣臣無出卿右者珥曰以災異策免三公非合理之事人君遇災當罪己責躬側身修行豈可委罪大臣乎

甲戌正月二十七日晝講宇顒曰大無道之世無災云者此恐別有一道耳非謂常常如是也其後承旨李珥入侍　上又問之珥曰天人之間只有福善禍淫之理大無道之世無災云者其說非是　上以爲然

二月一日晝講副提學柳希春曰大哉王言物格知至故也一哉王心意誠心正故也宇顒與李珥啓曰此言非是由其有格致誠正之功故其言大其言之大故知其心之一不可分言與心而兩之也言心聲也心一則言大猶形影也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言有不得處便是心有不明處故

也

上謂宇顒曰若予亦可有爲乎對曰 聖質高明超詣若加意篤志豈有不可爲之理李珥曰宇顒所言雖是其情然語太過矣 殿下執德有恒有可爲之資若加勉則豈不能有爲乎

乙亥六月二十四日 召對李珥 啓曰近來臺諫所言不從人心厭解體 上曰是予不敏故也但唐虞之際亦有吁咈豈可徒事唯唯也珥曰此固然但可從之事則速從可也又曰臺諫之言有誤則亦無不可駁正之理因言臣在黃海時論崔世滏事云云雖然不可謂臺諫之言每如此而不之信也珥又 啓曰持平閔純棄官歸曰賢者去國此可警省處也 上驚曰予未聞矣何故去也珥曰世習滔滔稍有直己之人羣怪聚罵使不得容其身此純所以去也以今時俗泱無有爲之望若自 上不爲主張則賢者何所賴焉且今時至誠憂國者極少國家事是人主之憂也人主不可獨任其憂須得賢者而共憂之不亦可乎 上曰自布衣冠事聞亦多以爲非云人心如此似難有爲珥曰不特此一事也人心時習不好久矣 殿下若欲有爲人心必有不悅而沮撓之者惟在 上心堅定不變則豈有不成之理珥仍 啓超遷久

任之法又曰令民生憔悴膏澤已竭朝廷雖欲救之澤不下究閭巷嗷嗷無異往時小民不知朝廷之清明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民生如此其可不念乎然今人心不正官吏無愛民之心法令不行無可如何此在自 上誠心爲民而端原正本以立紀綱然後始有可爲之望矣宇顯曰自 上惟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則賢才輔而聖德進紀綱可立而事可爲矣珥曰明主若欲有爲須聚一時第一流輩於根本之地不拘常規未出身如純輩者皆以閒官兼帶 經筵職名使得出入論難且不須 經筵不時 召見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情義相接然後可爲也未出身兼帶 經筵事人或以大典所無爲難然備邊司特進官皆非大典所載也 上曰經筵之外何以數數見羣臣乎珥曰祖宗朝承旨常入啓事侍從之官無時獨對論難疑事 成 中之朝亦皆如此 上曰大臣及玉堂入番則予欲數數召見但承旨啓事則似難矣 上謂珥曰嘗讀何書所最喜者何書乎對曰習舉業時所讀則猶不讀也向學之後從小學讀來以至大學論孟猶未及中庸終而復始尙未能通會故不及於六經矣 上曰四書中最喜何書乎珥曰亦無不好別無偏喜餘暇亦讀近思心經等書

但以疾病公務之故多不能專　上曰少時嘗習
文章否觀爾文詞甚好亦嘗學否珥曰臣自少未
嘗學文詞少時頗好禪學泛觀諸經覺得無著實
處反以求之吾儒之書亦非爲文章而讀今爲文
詞粗成文理者亦別無用工之由但嘗讀韓文古
文眞寶及詩書大文而已
辛巳二月初十日朝講春秋襄公同圍齊左傳夙沙
衞陷郭最處臣曰衞以小怨誤大事眞小人也李
珥曰小人之心只知有私己不知有國家所以不
可用也至楚子庚伐鄭珥曰公子午知伐鄭之不
可而勉從其君之意妄用師徒多殺士卒大臣如

此不亦負國乎臣曰午非不知而欲避懷安之嫌
故出師以試之此爲身而不忠於國者也珥仍進
啓曰人君須明示好惡使人知趨向可也堯舜率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今好惡不分明使天下不知　上意之所嚮不知
其爲堯舜爲桀紂所以治效之不至也臣曰古云
善不賞惡不罰則雖有堯舜之德而不能治天下
此言信然珥曰我國人輕淺纔欲有爲便紛然有
更張之論　上意恐其騷擾故不欲有爲矣然不
可慮此而遂廢求治之心又曰頃日　殿下答憲
府一言差異羣下便喪膽以爲有爲之志已墜臣

嘗笑之以爲言詞偶爾何至如此然人心如此發
言不可不愼 上曰予有何言乎珥曰論 啓朴
民獻時 上敎以爲攻發大臣陰私又云豈爾輩
論之之久而便改哉此等語已爲未安矣因言及
守令事金睟曰暗行御史無先文恐傷事體珥曰
睟不知外方事而言也御史若出先文而巡行則
萬無能察不法之理須微行出入民間可也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二